

無伊音。廣韻勳於脂切。縣名。屬歙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鄴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餘水自餘汗北至鄴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爲牽水。隸書牽字或作𠂔。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當爲入湘。湖湘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洧陽入匯。秦讀爲溱。師古曰。匯音胡罪反。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念孫案匯皆當爲湓字之誤也。湓讀若匡。隸省作湓。說文曰。湓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湓浦關爲桂水。出字舊本

譌作山山上又脫南字今據水經訂正

從水匿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滙字或作匿。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案方

言南楚瀑滙之閒。郭璞曰：滙音匡。滙水在桂陽。水經曰：滙水出桂陽縣盧聚。今本譌作匯東南過含滙縣南出

滙浦關為桂水。史記南越傳出桂陽下滙水。今本譌作匯漢書作滙水。水經注曰：滙水山海經謂之滙。滙與滙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滙則聲與滙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

淮亦滙之譌。故與滙通。下文有含滙縣南海郡有滙浦關。舊本關譌作實今據說文水經改其字正作滙不作匯也。又案漢成陽令

唐扶頌曰：賦政於外爰及鬼方。匿夷來降寇賊送亡。匿即滙字。滙夷謂滙水上之夷也。上文云：除豫章鄴

陽長夷粵拊擣伎強難化。君奮威颺武視目好惡。蠻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滙水發源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之西江於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拊擣。又云滙夷來降

也。而隸釋乃讀匿為匯。而以為匯澤之盜。漢隸字原又讀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

文則此志之滙水明是滙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滙。唯含滙縣滙浦關兩滙字不譌帥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

者多見滙少見滙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鬱林

桂陽滙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為水名。故加林字耳。水經曰：溱水過漬陽縣出滙浦關與桂水合。即滙水南入於海。注云：溱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見



條。下文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傳正義引此已有林字。水經曰。灘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鬱水。是其證。今灘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涿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王。故塹山湮谷。改爲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卽前漢之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而下一字不改。

讀書雜誌

漢書第七

鶩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鶩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念孫案鶩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  
鶩作涪河水篇云河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涪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注云涪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即地  
理志文也涪水篇曰涪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河涪下皆無谷字涪或作潛史  
隱潛出漢中安陽縣  
記夏本紀索  
四北入漢亦無谷字在谷水河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爲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  
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  
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入當爲八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



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爲橘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有橘官下文巴郡胸忍魚復二縣竝云有橘官

七 二千

滂氏道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拔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秦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秦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秦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錐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二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郟

樾爲郡郟。念孫案。郟本作存。此因郟字而誤加也。說文曰。存。郟。樾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郟。而無郟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郟。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尙作存。且師古注郟字有音。而郟字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並同。劉逵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此處尙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温。念孫案。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温水注曰。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東流至毋單縣。注於温。卽本地理志。

臚

收靡南山臚。涂水所出。念孫案。臚下脫谷字。水經若水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臚谷。卽本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正釋此三字也。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入江。譌作入瀾。而胡氏東樞遂引之以駁水經大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徐谷。

念孫案潛水本作瀾水。卽下文入瀾之瀾。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瀾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爲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瀾。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瀾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瀾。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氐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後。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爲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竝作脩城。

至武都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蟠冢道漾。即其證也。念孫案說文漾古文作澆。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以養為漾。至武都為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即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獬道。今本獬譌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獬道非漾。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氐道。水經注已辯之。東至武都為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西禹貢蟠冢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三字。水經漾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蟠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竝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爲地理風俗記文，曰：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梭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爲脩遠，故改此縣爲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梭。渠梭。莽曰溝梭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

南籍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籍端水。南字涉下文南羌而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元和郡縣志云。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為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猶荷水出於荷澤。因謂之荷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澤。冥澤既為冥水所入。又為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為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西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說文作瀘。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祿祿縣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



下云入渭蓋雜探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

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

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

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襄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襄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記大川所入而

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曲為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

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漢水

受氐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譌作洳

又脫中字辯見後洳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

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

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蠻夷中下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

北地郁郅北蠻中亦不言其所入

圓水

上郡白土圓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圓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圓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圓字本

作園。縣在園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園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園陽。師古曰。此縣在園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囿。三倉作囿。師古說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園洛之間。集解徐廣曰。園在西河。音銀。索隱。園。晉灼音囿。三蒼作囿。今本史記正文。園作囿。集解作徐廣曰。園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囿作囿。此校書者以注地理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爲囿。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囿字也。以上索隱。念孫案。園與囿聲相近。古無囿字。故借園爲之。韋顏竝以園爲囿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園水作囿之本。卻不錯。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囿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囿字。則章不當云。園當爲囿矣。水巡注。引作囿者。據章注改之耳。乃謂善良所見。本不錯。後人始改囿爲園。何不察之甚也。王莽誤以園爲方園之園。故改園陰爲方陰。而園陰之園。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園水。園陰。園陽。園洛。其字皆不作園。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園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園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園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園陽田植。是園水之園。古皆作園也。王莽誤改園陰爲方陰。卽古無園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園無囿。

### 可糲

高奴有洧水可糲。師古曰。糲。古然火字。念孫案。可糲本作肥。可糲。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糲。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糲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將腸閒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水經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亭城南闕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爲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匈奴傳曰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胸是也

樓煩鄉 富代

雁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經灤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爲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寧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

至桑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爲治字之誤也上文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

治音弋之反卽此水也水經灤水注曰灤水一曰治水舊本灤譌作濕說文曰灤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累聲玉篇音力追切今

據又曰灤水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至

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案注曰于延水又東逕大寧縣

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灤水是于延水至廣寧尙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

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意而改入治爲入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爲

沽故道元以爲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灤水左會于延水於下洛縣故城東南灤水卽今之桑乾河漢下

落故城在今直隸保安州西于延水卽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邊外東至保安州入桑乾河與水經

注合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灤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灤水

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灤是也灤水卽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祁夷水卽今之

西廣陵縣西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河卽此志所謂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縣東北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



海。此卽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寧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庫池別

鹵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之譌。參戶縣屬勃海。庫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隔重山。非庫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庫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閒國弓高下云。庫池別河。首受庫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灑餘。灑力灑省作潔。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爲濕。灑。它合反。卽灑字之省。故今本水經注作灑餘水。又譌而爲溫。灑字俗書作溫。溫字俗書作灑。二形相似而誤。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灑字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爲陽樂。入海當爲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山東南。至鷓鴣堡。合南河。卽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

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 庠奚

漁陽郡庠奚。孟康曰：庠音題。念孫案：庠皆當爲虎。韻書虎庠二字竝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虎字或作虎形與庠亦相亂。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虎，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傳相承，虎字作啼，蹠字作蹄，皆其類。然則虎奚之作庠奚，當亦是傳寫者以虎爲庠，因譌而爲庠矣。故虎誤作庠。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竝作僂奚。僂字以虎爲聲，則漢志之本作虎奚甚明。集韻：虎二字竝田黎切。庠字注引說文：唐庠石也。虎字注云：虎奚縣名。是庠字自爲唐庠石，而虎字則爲虎奚縣。作庠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虎奚縣。又引漢志：虎奚屬漁陽。虎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 洫水 蠻夷

白檀。洫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洫音呼鴟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蓋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洫。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洫水之名。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濡水，字本作溲，從水奐聲。奐俗作軟，故溲從其聲。而音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儒。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不言出漁陽白檀。



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經。溼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需。易需卦釋文曰：需，字從雨，重而者非。與

奕相似。故從奕之字多譌從需。若慎之為需，揆之為需，輿之為需，皆是。溼水之為濡水，猶十喪禮溼濯棄于坎之溼喪

大記譌作濡也。溼與溼字形相似。故溼譌為溼。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為溼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溼，故溼水字今皆作濡。此溼字若不譌

為溼則後人亦必改為濡矣。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奕聲。故聲與難

相近。溼水一名難水，猶有骨隨謂之腰，而字或作難也。今人謂之灤河，聲與奕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溼，奴官切。水名。在

遼西肥如。或作濡。類篇同。云：溼水在遼西肥如。即本於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為俗本所惑。然以溼為正

文。而以濡為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而友人以段氏若膺經韻樓集見贈，其中溼濡灤三字攷大旨與予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并記之。

灤水

右北平郡俊靡。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灤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灤當作灤。念孫案說文

灤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鮑邱水注云：灤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流

逕石門峽，又西南入於庚水。引地理志灤水云云。其字皆作灤，不作灤。子京言灤當作灤，蓋誤以為出雁

門陰館之灤水矣。說文灤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從水壘聲。玉篇力水道切。此即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灤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西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

然可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桑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此則溲水入海之處。在桑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城在今濰州西南。桑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三年。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漢紀並同。樂浪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經曰。存水出樅為郿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周字明矣。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牟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為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牟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即今肇慶府高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爲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高五王傳曰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留川不合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爲三戶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戶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爲慮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慮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慮縣故蓋縣之慮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慮作慮慮有慮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慮音而古書慮字無通作慮者若慮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慮今注內無音則本是慮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圉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圉縣下當有莽曰

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藪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為入沛渠今本沛譌作沛又脫渠字沛渠者沛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荷水卽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卽湖陵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注云荷水卽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卽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渠者也水經泗水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爲沛渠水經注引此正作沛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沛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沛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爲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爲十二年。文選燕城賦注引此已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更荊爲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帝十二年更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爲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梁氏疑北史記志已辯之。史記孝景紀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漢紀同。故曰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壅。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並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有。

秦幽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念孫案秦幽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幽兩國而衍。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萍。亡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萍。然則洋洋乃萍萍之譌。卽新臺之河水瀾瀾也。廣雅釋邱有萍字。今亦譌爲洋。念孫案廣雅釋邱。浹。匡也。宋本浹。譌作萍。集韻遂誤。收入萍字。音迷浮切。引廣雅。萍。匡也。今本廣雅。又。譌萍爲洋。盧以洋爲萍之誤。非也。河水洋洋之萍。不得訓爲匡。念孫案盧說是也。萍字本作萍。以華姓之芋爲聲。俗書華姓字作芋。與篆文羊字無異。故萍譌爲洋也。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萍萍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一都之會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閒，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昂畢

趙地昂畢之分野。引之曰：昂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昂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昂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昂畢趙之分野。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昂畢趙也。廣雅同。卽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爲二物，亦非。

溝洫志

醴二渠

迺醴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醴，分也。師古曰：醴音山支反。念孫案醴本作灑。注內醴字並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

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斲。索隱曰。斲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爲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揚雄傳。灑沈蓄於豁瀆。師古竝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滄。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竇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卽孟康注。

### 溉注

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溉字涉下溉字而衍。下言溉烏鹵之地。則此句不得先言溉。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溉字明矣。上文云。竝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溉也。史記及水經澧水注。通典食貨二。皆無上溉字。

慮殫爲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莫不王。慮有德色。慮非願行也。慮不動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爲恐。謂恐殫爲河。非也。下句云。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爲河矣。今案。慮猶大氏也。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氏盡爲河矣。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亡與無同。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



不王也。

師古曰：慮，計也。計，亦謂大計也。今本慮莫譌作莫。慮，賈子五美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

又曰：借父櫬，鉏慮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

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大氏非顧行也。

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失之。

又曰：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言

大氏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為大氏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叙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

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以無慮為無小計。慮，非是。辯見經義述聞。

或作亡慮。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用。

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樂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余反。又地理志。

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淮郡取慮，遂西郡且慮，遂東郡無慮，並音閭。

故河渠書作閭，殫為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為名也。裴

駟謂州閭盡為河，尤失之。

### 弗鬱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

非也。

汪本非作是，涉上注章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

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溢，濊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

甚困也。柏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本濁，不待汎濫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

樂也。余謂弗鬱讀為沸渭。

河渠書作沸鬱。

沸渭猶汾沔，魚衆多之貌也。揚雄長揚賦：汾沔沸渭。李善曰：汾沔沸渭，

衆盛貌也。河溢鉅野，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

近冬，而水猶汎濫也。

迫冬日，指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鬲

自鬲以北至徒駭。開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爲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爲極北。鬲津爲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之文。則有津字明矣。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並作自鬲津以北。

住十餘歲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旣言居。則下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自衛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彳從亼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念孫案旣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



言皆不得其真。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最為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並作曲臺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戒，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為法。非者可以為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戒，戒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戒為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為式。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敍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璧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

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芋音弭。史記孟子荀卿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師古云音弭。案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字。小雅斯于鷺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音于反或作吁作芋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爲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



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諷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作賦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當為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為謀。應劭注揚雄傳曰。謀。譜也。上文有漢元般周曆謀。今本謄作謀。歷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謀。因譌而為謀矣。傳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

驚謀出  
作謀士

### 奇胘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如淳曰：胘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核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資之數。即此所云奇胘刑德又曰：明於奇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襍祥。高注云：奇資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咳者非常也。核正字也。胘咳資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核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核。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爲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音。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爲非常。若以胘爲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輿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 癩癧

金創癩癧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癧音在前。癩音在後。則癩癧當爲癧癩。說文：癧小兒癧癩病也。諸書皆言癧癩。無言癩癧者。



漢書第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聞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衆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則劉說不誤。

### 蠡起

楚蠡起之將。師古曰：蠡起如蠡之起，言其衆也。念孫案：蠡起本作蠡午，說見史記。

###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印。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印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印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



印字皆改爲仰。又刪去印讀曰仰四字矣。印叩字相似。故印誤爲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仟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今本什伯誤作仟伯。十人誤作千人。百之衆。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間。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甿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衆。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鎧。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矜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

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樵棗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後徐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衆，饑饉棘矜，義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鈎戟長鍛，乃始言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卻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迺作仍。閩粵傳：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通典邊防二迺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

尙魯元公主

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案尙之爲配，古無此訓，辯見周



易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尙公主與尙書尙食同意訓尙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尙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尙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尙爲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尙猶配也義與尙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尙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尙字卽當字也與尙公主之尙不同古字當與尙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立當誰立哉漢書當作尙故一本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爲配尙則不可訓爲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爲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爲字古通作僞古書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陽僞卽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借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古本爲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麇食

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為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說見釋詞。

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有無，下文人有言上亦無者字。

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唯天子亦以為國器。唯上亦難焉。唯其人之贍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師

古斷唯字為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雖，言非獨大王以為

弗如，雖信亦以為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為唯。

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曰：唯讀為雖。秦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樊邑之王所甚憤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憤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漢書：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

唯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范唯曰：主人翁誓知之唯雖亦得。謂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又借作惟。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史記：淮陰侯傳作

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亦以為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

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



在上句則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唯讀爲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爲獨。失其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敵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揚雄傳曰。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

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爲豈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也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曰是其爲相縣曰幾讀爲豈韓子姦劫弑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並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爲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爲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



引作復誅彭越。是其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卽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爲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間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爲韻。好留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利死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成。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昭二十年左傳。虛以求。嬖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衆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迺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尙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保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尙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斬以諛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俶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偉與通。

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曰。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誤。貢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詭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或作𠄎。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爲少。宋祁

曰。路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爲幼少之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脩黃老術。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旣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



朴木皮也。柿削木扎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哺。顏氏家訓已辯之。小雅角

弓箋曰：附木桴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竝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已爲帝室微末之親

如木皮之託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爲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

附，衛青傳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

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景間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肺。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

者，肺附者皆誤。古書藏府字亦無作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餼，其餘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爲肺肝之肺，則

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爲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諛度也。諛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亡原者。

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爲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齧也齧亦違也學云違猶戾也齊策秦使魏毋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卽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志謂勝曰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讀爲疾言辯訟是也曲禮很毋求勝鄭注曰很閱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閱于牆毛傳曰閱很也爾雅閱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李巡云相怨恨失之辯見經義述聞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爲很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勇鬪很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



讀爲很。謂相爭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自上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歎歎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竝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爲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爲很之借字矣。

根莖地中 首莖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宋祁曰。垂作甬。一作函。通鑑漢紀二十。十二作函。司馬康曰。函。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甬。從千從白。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函卽垂字也。念孫案。漢書作莖。乃函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莖甬。以爲民先。今本甬誤作莖。函卽甬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

是也。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甬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言垂。則作甬者是也。廣韻。甬俗作函。周官典瑞注。插之於紳帶之間。釋文。插作函。初洽反。胡以函爲莖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插甬古字通。則漢書作甬明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劍挺墮墜。首莖泥中。宋祁曰。莖字當是甬字。亦是也。泥中可言甬。不可言莖。太平

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甬。又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為精思。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並引作專精經術。北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並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兒寬傳。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娶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尙書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五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



文不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羸

或白晝使羸伏。念孫案景祐本羸作羸。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羸。祖也。從衣羸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羸。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羸。少見羸。而經傳中羸字。皆譌爲羸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滋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遯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宋祁曰浙本遯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作小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念孫案載行也。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淮南傲真篇注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爲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今本汜作圯乃張秘所改劉鄆宋祁已辯之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面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子圯上。卽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墮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壑。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雍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雍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

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雍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大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敞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曰。大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大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

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

絳灌等或讒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讒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既言絳灌等則讒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  
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  
或作咸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  
亦以作咸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  
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  
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  
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大  
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因請之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念孫案宋說是也此時平尙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太后以

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衍。史記無。

### 啜血而盟

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啜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啜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噉血盟。無而字。

### 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

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和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

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楹。鄭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為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為和也。漢書

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然則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垣為牆垣，裴駟以拒為方陳，皆失之。訓拒為方陳，則與

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

### 鄆侯

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屬沛國。水經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音多。沈氏釋旃曰：漢書周縹傳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鄆之鄆也。史記周縹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為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鄆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鄆縣之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



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縉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銅陽下孟康曰。銅音紂紅反。辯見地理志此傳鄆侯下蘇林曰。鄆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鄆縣之鄆蘇林周縉傳注孟康地理志鄆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司馬貞高祖侯表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縉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鄆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卽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鄆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驪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驪之驪。音徒河反。說文釋富釋禪兒。從奢單聲。丁可切。鼉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鼉鼉已與犧罷爲韻。犧古讀若詞。罷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又爾雅瘳勞也。瘳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彥彥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

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鄆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

### 摧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摧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爲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摧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 漢書第九

#### 張周趙任申屠傳

####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敞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但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綦未知所據。念孫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爲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閒作問。宋祁曰。問疑作閒。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尤邃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曆。師古亦無音。

見寵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酈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食其爲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衣。句延食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懼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以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漢書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爲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詎。詎。詎。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詎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寧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

四引此並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天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念孫案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刑，剄也。從刀井，井亦聲。剄，剄也。剄，刑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爲剄。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四馬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輦輦。鄭注曰：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譌爲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輦。輦者，今本輦譌爲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餘見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尙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并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敘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舉陶講數納以言文紀數作傳。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傳。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見上文。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且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

### 鍛矢 鏃矢

作輶車鍛矢。鍛俗作鍛。漢書考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鏃。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喪禮記作鏃矢。

###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靡同。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靡。鄭注。靡。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卽靡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靡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卽漸靡。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靡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



則前訓爲相隨從。後訓爲盡。皆失之。

蔽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爲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

大徐本謬作刺肉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並作刺入也。

謂以刃刺

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

與插通也。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舂地中爲事。

舂與插同。

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

同義。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

判與事同。

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

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

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

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卽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 東崖

如使狂夫嚙諱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嚙。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厓。方也。厓。涯。並與崖通。

### 文三王傳

####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曰。山水



猥至言猝至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驥侯名正有它心。正猶卽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更奏之

酒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奏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尙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增益也。並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孫案如以增爲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戴鶴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遯。增逝與深遯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爲益。顏訓爲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覽德輝而後下。若見細

德之險徵。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來粹

異物來粹。孟康曰。粹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粹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廣雅。粹。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粹作集。集亦止也。見唐風鷓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誡也。迫。迫貧賤。西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誡之誡。則音戍。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爲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作憲。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卽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意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說見經義述聞意億臆並與意同

不治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學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學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慮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學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並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

人據漢書改之也。

迺在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爲纔。廣韻。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僕見。又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纔二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爲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瘡 踈齧

病非徒瘡也。又苦踈齧。念孫案病非徒瘡。當作非徒病瘡。病瘡與苦踈齧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瘡。太平御覽疾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齧。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賈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非。

師古曰。踈。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齧。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無蹠字。小顏讀爲蹠。恐亦臆說。當是蹠字之譌。說文。蹠。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達。蹠。謂足脛反戾。不



便行動。念孫案說文：跣，足下也。作蹠者，借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蹠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彡聲。一也。石與彡聲相近，石與庶聲亦相近，故盜跖或作盜蹠。庶與彡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為豆孔庶為韻。後漢書鄧暉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蹠，是古有蹠蹠之語。卽此傳之蹠蹠，師古讀蹠為蹠，非臆說也。腳掌反戾，故曰蹠蹠。賈子大都篇亦作蹠蹠，錢以蹠為蹠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蹠為曲脰，廣雅曰蹠曲，也是蹠蹠皆有曲義。上旣言蹠，則下不得復言蹠。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為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慎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篇：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修務篇：南榮嚙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為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失與汎同，醴樂志作風俗流淫。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為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分篇：淮南說山篇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為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為急，至於俗流汎，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為怪也。賈子俗激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筦子曰禮儀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嗣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引此已誤史記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漢書杜欽傳曰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本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爲句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衆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衆人疑惑而言羣衆卽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羣衆成朋賈子俗激篇正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旣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賈子俗激篇大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賈賦曠誦楚語曰史不失書曠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



之誤。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警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警人夜誦之音。今失之。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傳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視已成事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卽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注：言若愛司馬，則如亡。杜注：言若愛司馬，則如亡。杜注：言若愛司馬，則如亡。馬則當亡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為說見釋詞。言不習為吏，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誼之指

開於道術。句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為知。與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相對為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為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舊本賈子皆如是。近時盧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白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 捷之江

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念孫案。捷當爲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似。因誤而爲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收功。獻捷。捷字作捷。是其證也。土冠禮。建柶。今本譌作捷柶。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奭伯立。邨風譜正義。引作建伯。蓋從奭。從建之字。傳寫往往譌混。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捷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捷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義如淳讀捷爲捷。故訓爲接也。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蕃于邾婁。左氏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頤。頤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頤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頤。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頤指。劉逵注。引此傳曰。頤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本亦作頤。此亦草書之誤。貢禹傳曰。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頤指並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戲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家人。言鸞車象人。注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濃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此言



問二字連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留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並同也量鎔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量鎔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李尋傳曰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留計也師古以財爲裁量非是師丹傳曰唯陛下財覽衆心言唯陛下少覽衆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纒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董少也董與僅同

爰盎量鎔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爲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奈何。念孫案霜當爲霧。霧字說文本作霧。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正釋指字之



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傅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傅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傅爲傅近。亦用今文說也。

###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

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轎。音儀。說文曰。轎。從車義聲。或作鑿。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爲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慕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爲廣大之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

不擘

通關去塞。不擘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擘畜之。如淳曰。擘。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念孫案。廣雅。灑。疑也。灑。今作灑。灑與擘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卽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擘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  
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實之河之側兮毛傳側亦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爲外史記魯仲連傳士無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並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爲差若以等爲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爲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王恬咸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史記恬咸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並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爲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卽承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



案作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才旬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

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取也。何注：取聚也。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為取。史記

廣曰：聚一作取。今諸書取字皆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作河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警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曰。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郵韓。詩外傳曰。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一曰正諫。漢紀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警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警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

###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念孫案道諛卽諂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爲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虔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反。念孫案：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卽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蔡澤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慄。集韻曰。慄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 荆軻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案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滅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叮叮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叮叮也。仲任不信叮叮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荆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荆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執。字之誤也。俗書執字作執。勁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執弱則不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執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

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爲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知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景不離身。不知處陰以休息。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文。愚甚。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知。故下文。景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文選正作不知。若改作不知。其可乎。

南距羌笮之塞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攽曰。邛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毋驪。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南距羌笮。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錯出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汜論篇曰。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並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並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課並兩舟也。

所以爲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冗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誣同。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字通作惡。見讒惡。卽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卽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納其隙。廣雅曰。絜納也。又曰。納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納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爲納頭矣。

漢書第十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終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爲衍文。蓋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而顏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義公借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功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有倫有義釋文義崔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鄭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橈

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案橈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



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悞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爲  
迟說文迟曲行也從辵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隱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閒世篇吾行  
卻曲釋文卻字書作迟卻曲卽迟曲也廣雅云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  
曰迟橈當斬淮南汜論篇云令曰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爲逗史記  
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橈曲也二字各爲一義不得以逗橈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  
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字之訓若逗字則  
不得訓爲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作逗故誤訓爲逗留師古不知逗爲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  
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邳他  
索隱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  
士也念孫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  
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  
明矣小司馬以至於他處尤非爲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爲人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

聲與邳同。故字亦相通。幽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極室室爲韻。小雅杖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書司馬相如傳。爰周邳隆。文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穎曰。邳至也。邳隆卽至隆。史漢中人姓名類多借字。邳至之通亦是也。

###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並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 景十三王傳

####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駿弟。郡侯。閔爲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爲駿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 淮陽



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阜布。阜布單衣。賤者之服也。阜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阜牢。服牛馬。今本阜誤作帛。衣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

十騎。下文云。李敢從數十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軍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并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惑。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惑。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惑。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爲利惑。字亦本作惑。宋祁曰。亦作惑。故師古曰。



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浞野侯趙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亡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遇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爲見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絕不飲食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飢。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謨依顏本漢書刪與字服飾部三。此卷與字未刪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

網紡織

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食。

武能網紡織，繫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織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織，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某，與某相似。荒澤，即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雁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物，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為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殷，物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



猶言死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已改苦為著。藝文類聚職官部

二同。

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為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又史記建

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辯見史記。道即邊字之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爲路旁。尤不成語。

###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耆。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卽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爲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念孫案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補。翁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

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褻然

今子大夫褻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褻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褻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褻如充耳。念孫案褻然者。出衆之貌。故曰褻然爲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褻。毛傳曰。褻長也。義與褻然爲舉首之褻相近。張晏訓褻爲進。猶爲近之。師古訓爲盛服貌。則與爲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衆。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 未以位爲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



從省而亦是矣乎。

所謂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彙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彙久也。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並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

予之齒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爲整齊。春秋繁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

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

### 隆崇律崒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窮鬱。隆崇律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崒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竦起也。崒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屈作隆崇。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窮鬱二字。而隆崇律崒不與焉。且崒字有音。而崒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崒作畢崒。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西都賦。巖峻增崒。西京賦。隆風崔崒。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窮鬱。岑巖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崒四字。與越本景祐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崒爲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爲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 軼 轉

軼野馬。轉駒駖。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並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轉。讀爲躓。躓。踢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躓。踢也。說文。躓。躓也。躓。躓也。舊本譌作衛也。今據躓字性。及牛部躓字注改。是躓爲踢也。躓。轉二字並音衛。故字亦相通。言突野馬。而踢駒駖也。上林賦之轉白鹿。義與此同。蹇。蛩。蛩。麟。距。虛。軼野馬。轉駒駖。皆



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爲過。郭訓轆爲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強爲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拙

浮文鶴揚旌拙。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拙。拖也。史記作揚桂柁。集解引韋昭曰。柁。楫也。文選作揚旌棹。本作柁。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爲棹。李善注引郭璞曰。棹。船舳。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柁。韋昭訓柁爲楫是也。桂柁。謂以桂爲楫。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柁也。浮文鶴。揚桂柁。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爲文。旌字隸書或作旌。與桂字相似。柁與拙亦相似。故桂柁譌爲旌拙。張揖謂建旌於船上。而訓拙爲拖。郭璞訓柁爲船舳。而謂樹旌於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鸕。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注善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𪔐。和也。從甘。𪔐。調。

也。麻音甘。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疏曰。分布希疏所得。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揚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恬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食。見文選注。蕭該亦云。勺藥。香草。可和食。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爲音訓。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离。山神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爲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离。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爲何物乎。

### 崇山蟲蠱龍從崔巍



於是乎崇山轟轟。龍從崔巍。念孫案轟轟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龍從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轟轟二字。而以崇山轟轟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龍從崔巍。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龍從崔巍。而皆無轟轟二字。且轟轟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吳都賦之轟轟。森萃蕪城。賦之轟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轟轟二字。

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巖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突。字之誤也。突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誤。潤莊子徐徒忽反。字則穴下犬。淮南地形篇突生海人。今本突誤作突。文選作窾。李善引郭璞注曰。言於巖窾底為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窾窾深窾兒。窾與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頰杳眇而無見。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窾兮。文選如是。揚雄傳作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誤。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為突之誤。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乃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窾突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強為突字作解。斯為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為戲。以牽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娛字之譌。娛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之改。甚矣其謬也。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

訓爲樂。不訓爲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爲娛字之譌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娛光眇視。王注曰。娛。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娛。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爲娛之誤明矣。娛卽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平南。娛汜溢水。娛史記並作嬉。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娛。洪興祖曰。娛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揚雄傳。羽獵賦。蹕天嬌。娛澗門。五臣本文選。娛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娛。故娛字多誤爲娛矣。

### 下磧歷之坻

陵三巖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阨。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坻嶽辭而成。巖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歷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爲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巖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豸氏豸爲韻。非與危爲韻。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劉氏危下。亦不與坻爲韻也。



要廩

竊要廩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要。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屈道要。跋引漢書羅要。又引注云。要古要字。今作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卽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繇藐

長眉連娟微睇繇藐郭璞曰繇藐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繇藐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躑躅子謂之繇郭璞曰言繇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繇些繇與繇同義藐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目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繇藐方言注作繇邈張衡西京賦曰眇藐流眇一顧傾城薛綜以眇爲眉並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繇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卽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衛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並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絲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僭役吏民。是其證。

### 衍溢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溢溢。注曰。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四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滂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鄜閣。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並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灑。而鑒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灑。扶園切。灑與溢聲近而義同。

### 銜槩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槩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槩。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槩。謂車之鉤心也。銜槩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爲槩者。說文。鰲。馬口中槩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與服志云。鈎逆上者爲槩。槩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



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槩。字或作概。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弑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概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概而禦捍馬也。是銜概皆所以制馬。若鈎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鈎心。從輿心下鈎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輻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鈎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乎。當從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概之間哉。義亦與此同。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間。小顏及劉氏並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僊。二形相似。故傳譌爲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垂統理順

垂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湛恩厯洪，憲度著朋，垂統理順，夷易皆平也。厯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卒，本或作卒，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不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詩字若訓爲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爲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爲不類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案導一莖六穗於庖，豈成禮於庖，導字訓爲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爲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溥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詩訓爲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譌爲爾。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詮言篇。自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卽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册之曰。制曰。卽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

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 讀書雜誌

## 漢書第十一

張湯傳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

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曰爲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念孫案

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

部五

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

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

非承上之詞師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曰南本浙本竝云豈有私  
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  
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  
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竝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

正作謝絕弗復爲通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

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爲放，佚之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卽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云云。凡二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自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毋寡。宛王名八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爲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歆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



案蔽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始皇之時印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糲梁

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念孫案梁當爲粢說見史記自序。

與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鷦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統注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用字於而字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念孫案。不與能死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既將與能二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睥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卽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訓爲許。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氏譌爲且。錄書氏字。或作互。又作巨。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彘抵侯。陳錯。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氾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氾譌。



其例也。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色。色本作色，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爲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說文：色，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色，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色潰，西狹頰，刻色確嵐，其字皆作色。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色糞土之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色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色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章注曰：函，入也。函亦色字之譌。故章訓爲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色之譌。色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駟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色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色，吾中、史記之色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色，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色，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諡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卽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 毋桐好逸

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案。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殊爲不辭。今案史記三王世家。作毋侗好佚。佚與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篇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楊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爲侗。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

### 庸身

死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僇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微論。衡氣壽篇。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死不得取代。當以身自

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死不得取代庸為句。大為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竝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為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語吳。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瘴熱

南方暑濕。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也。念孫案。訓瘴為黃病。則瘴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瘴者。盛也。周語曰。陽瘴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憚。又作憚。大雅板蕩。下民卒瘁。釋文。瘴作憚。爾雅。瘴。大東篇。哀我瘴人。今本瘴作憚。大



雅桑柔篇曰。逢天憚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燂熱。高注曰。燂讀曰賣。賣厚也。義與燂熱亦相近。燂熱卽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病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曠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海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淮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量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具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尙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 南挂於越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絰。絰。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絰。絲結也。楚辭

九章曰心絀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挂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屨也。言隨畜牧屨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屨。隨畜屨居則爲不辭。故於屨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晉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屨。師古訓荐爲屨。而引左傳戎狄荐居。斯爲誤證矣。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言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賦。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



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 彗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彗。帚也。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則彗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掃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掃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掃也。班固東都賦曰。戈鋌彗雲。羽旄掃霓。是也。彗或作箕。枚乘七發曰。凌赤岸。箕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掃扶桑。李善以彗爲掃。竹非是。辯見文選是彗爲掃也。方言曰。汜。滂也。滂與汚同。廣雅。汜。汚也。自關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旂塵埃之外。嶠焉汜而不俗。是

汜爲汚也。

乘旦

及至駕鬻鄰。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旦曰。駕則旦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同。駟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杜耳。說文。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驚羸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乘駟卽乘且。爾雅。樊。駟也。樊。光孫炎本。樊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繁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繁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繁駟之爲煩且。猶乘駟之爲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馭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豕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



說文隳下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遂也。白虎通義曰。礎之爲言遺也。說文礎或作 楊  
麟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隳山而爲圍。陳外嚮皆其例也。 雄傳輕先疾雷以馱遺風。楚辭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旣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卽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修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爲旂獵。字之誤也。旂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 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 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游獵。

### 蠻荆

南不過蠻荆。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荆。念孫案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芣篇。蠢爾蠻荆。段氏若

膺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爲荆蠻。韋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章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垆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譌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詩。蠢爾荆蠻。亦誤倒。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荆也。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竝同文。



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爲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卽此亦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爲詹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元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

無以爲

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爲不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言此書尙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敞曰：之衍字。日知錄曰：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音舉字蘇武傳掘野鼠去小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劍割肉卽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竝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答魏太子牋注。引此竝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

囿圉

囿圉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囿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囿矣說文囿圉圉所目拘擧人也囿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囿圉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囿圉而免

刑戮其字竝作圉。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死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復矣。終當讀爲衆。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故曰。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衆之爲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爲衆。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衆生之化。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佞臣一人

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竝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敎陵



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亡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念孫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亡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亡益於時。蓋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二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念孫案。太宗當爲大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纁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

亡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微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讎，輩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 十四

上迺賜福帛十四。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四，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四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四，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並作千匹。漢紀同。

### 上未起

明且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此並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爲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卽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亡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刼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亡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

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



驚賦欲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  
怨上今本怨字並誤作恐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禹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刪

###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二校口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卬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念孫案今當爲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

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事也宣帝以罕拜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拜雖有前言而既開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



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擿也。投石猶言投擿。擿亦投也。廣雅曰擿投也。石擿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擿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燕策擿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卽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超也。傳二十八百。杜注曰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爲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念孫案。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邳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邳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邳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旣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與字並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形與雖相似。因誤爲離。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離。

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離。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句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亦二字。統下文而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考異曰。小顏解行事爲滅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風無衣傳及廣雅往事。卽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行事爲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下文之詞。然則行事爲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則大爲不詞。通典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亦爲顏注所惑。錢以顏說爲是。劉說爲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兪序篇云。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卽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



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

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儒林

子對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儒林

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

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敍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

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

字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為行事也又魏相傳云

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故事也又

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

奔逝

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師古曰卒讀曰猝念孫案奔當為焱字之誤也焱逝言如焱風之逝司

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焱逝是也韓昌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曰焱逝曰橫厲曰遙

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與師

森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邳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通鑑漢紀二十五同念孫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爲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邳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干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爲竝。竝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上脫爲字。爲于爲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



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有爲字。

生怨

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食酒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真。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卽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衆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權譎自在。念孫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

俗吏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驚。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爲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鑑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



二十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𧈧日

白虹。𧈧日。念孫案。𧈧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𧈧音干。此望文爲音也。說文玉篇皆無𧈧字。莊子秋水篇。還𧈧蟹與科斗。釋文。𧈧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𧈧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𧈧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

摧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念孫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酒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衆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衆多也幽風七月篇采芣祁祁商頌玄鳥篇來假祁祁傳箋並曰祁祁衆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卽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大祖下疑有繼大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紀作繼大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大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獯狁

獯狁最彊宋祁曰獯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獯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獯狁者皆因獯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敍傳並作獯允引詩亦作獯允今詩作獯狁獯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獯小雅采芣釋文云獯本或作獯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獯狁所逼釋文作獯

九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宜褒顯。漢書考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爲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哉。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

然

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並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皆有茵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爲已之借字。故改以熱爲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依俗本改以爲大。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並作未可以熱。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卽是車。故刪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卽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儒林傳曰。劍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

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此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瘡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尙何道。則與下文瘡於彼



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酒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即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考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歷。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歷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歷。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



之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揚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考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並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 戚戚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戚戚二字無注。念孫案戚讀爲蹙。蹙蹙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

也。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蓋以操之爲已戚矣。今鄭注戚作蹙。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蹙。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爲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爲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爲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



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為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為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此門卒為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特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通鑑漢紀十九同。念孫案司馬千人皆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保傳篇同。尚書大傳云。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敝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縱欲

今大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念孫案。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農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薄泣在尊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太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



作尊立不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說見經義述聞。會是彊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卽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願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願爲願念。直爲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凡漢書中願字在句首者。如張實不反。韓信傳。願王策安決。願諸君弗察耳。願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爲特。師古皆訓爲念。非也。他篇倣此。直。繩也。言我與穉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

當相繩耳。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卽準繩也。直爲準繩之繩。又爲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蓬伯玉直己而不直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障候，尉敎力田以勳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樞已辯之。

越嶲郡上

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蕭望之傳

治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念孫案：古無以治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治平當爲治平字之誤也。



王嘉傳以致治平卽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卽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則敞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深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

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衆少其於當厄怨不其深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效與期同繫辭傳死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間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第十三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爲今。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



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並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並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並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

爲謹敬也。廣雅：躬鋼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躬鋼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刪。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殊爲不辭。設當爲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序善謀篇並作沒利。晉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爲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 奸忠直

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許爲忠直是也。許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許以爲直之文。今本許誤爲奸。又脫爲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爲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箇切大手相左也才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才相左也徐鉉改爲手相左助也尤訂正從大工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勳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並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案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意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



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並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傅喜傳

皇太子

皇太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太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太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太子通鑑同。元后傳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傅喜薨。侯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賦。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

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瘡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癩者，律謂之痕瘡。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痕音修，瘡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瘡人，本作痕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兩痕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痕言瘡，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痕瘡，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痕字非釋瘡字也。師古曰：瘡音鮪，自爲應注瘡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爲舊注作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瘡字，而改痕人爲瘡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痕。毆傷曰瘡，是痕瘡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痕人爲瘡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並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



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况私亂而莽矯元后詔賜之死故主怒曰嫂何爲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且嫂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 閒步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咸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癩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按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按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並作用卿。

### 尙相得死

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死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死。

### 翟方進傳

大都授

候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園壞都籙師古注都籙。焮之大籙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籙注都猶大也總也。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爲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



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傅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數字。但作奔。傅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傅爲傅近。亦用今文說也。

###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

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儀。音儀。說文曰。儀。從車義聲。或作讎。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

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金說文。舍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戢戢善謊言。今文作惟譏譏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埒。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譏譏善埒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譏譏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譏譏。譏言貌也。引書曰。譏譏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譏譏善靖。並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譏譏者乎。賈逵注曰。譏譏。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尙書曰。惟譏譏善靜言。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雁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引之曰：雁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雁。古謂鵝爲雁，說見經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尙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寧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玄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宓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鵠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寧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寧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寧此依毛詩改也寧亦乃也。鄭箋誤解寧字說見經義述聞。



寧或滅之下。

炮烙

榜箠磨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為建議劾治。此曲為之說也。建當為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建字。或作逮。見漢北海郡中鄭固碑。與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媮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師古曰。媮亦惰字耳。媮出。媮游也。宋祁曰。姚本媮作媮。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媮音侑。念孫案。媮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為媮游。非也。嘗依蕭該本作媮出。說文媮耦也。從女有聲。讀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媮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道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也。

媮與媮字相似。世人多見媮，少見媮，故媮譌爲媮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齋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朝者之始。故云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並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齋。齊上亦脫於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



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

###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數上疏諫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證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正，上身與後宮。

###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衛包所改。尚書撰異已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並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居四隩。韋注云：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爲隩。釋文：烏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妣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父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修治學官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修起學官注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改官爲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並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鍇去不字予據顏注去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疏相錯爲國計便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宜置異注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疏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



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爲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脫罪字。依漢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上。當有光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上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爲衍文。反刪去下文之光祿大夫龔五字。斯爲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考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歎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



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僞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楊。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志趙充國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卽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齋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馮謨本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尙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爲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爲憫廣韻憫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也是憫爲憂也集韻憫慄憂也外戚傳憫慄不言師古曰憫慄哀愴之意也意並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故與憫通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並曰軌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尙遠

埃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埃慶雲也埃慶雲而將舉本作慶埃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爲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虛彊度絃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並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埃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爲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頓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



此監本改亦為讀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 鶉鴝

引之曰。杜鵑一名鶉鴝。一名買鷓。一名子鳩。鶉鴝一作鶉鴝。一作鷓鴣。楚辭離騷。恐鶉鴝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注曰。鶉鴝一名買鷓。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鶉鴝之將鳴兮。服虔曰。鶉鴝一名鶉。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鶉。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爲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鳩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况鶉鴝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可據。玉篇鶉鴝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鶉鴝一名杜鵑。至是鶉鴝同聲也。子鳩。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子鳩。華陽國志。作子鳩。子鳩之爲子鶉。猶鶉鴝之爲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鶉鴝爲子鳩也。而師古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鶉鴝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將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鶉鴝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鶉鴝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鶉鴝春分即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押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鳩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鳩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鳩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鳩。卽因注內鳩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非其指矣。徧考諸書亦無雄鳩之文。子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獮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耳。八神。楚辭九歎。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眴

柴虎參差。魚頡而鳥眴。師古曰。頡眴。上下也。眴。胡岡反。文選李善注云。頡眴猶頡頏也。念孫案。眴者眴之



譌。胗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胗與狂爲韻。故借爲韻頰之頰。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胗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胗字。

###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爲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壇曼。殊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旣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灘乎慘纒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爲廣大之名。

### 選選

選選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 枼振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枼振。服虔曰：枼中央也。振屋椳也。師古曰：枼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枼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枼當作央。今作枼者。因振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機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風窸夕之爲。窸窣展轉之爲。輾轉莖笠之爲。窸笠吠畝之爲。畝畝皆枼振之類也。振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卽服注所謂屋椳也。鄭注士喪禮曰：宇椳也。卽

今人所謂屋檐，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與上榮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  
枼。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枼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枼矣。西京賦曰：消雲  
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當作枼益明矣。魏都賦：旅楹閑列，暉鑿枼振。  
張載曰：枼，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枼，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枼，枼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卽  
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無涉。集韻：枼，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  
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  
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作生，辯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  
字，辯見淮南。故爲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  
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  
和。唱和之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  
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



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燦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燦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燦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弋劍反。說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讐。跼覓負沚。河靈矍踴。爪華蹈衰。服虔曰。沚。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沚。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嶮。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竝無嶮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踴。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沚爲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沚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沚同字。故晉灼訓沚爲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沚同字。故服虔訓沚爲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跼覓負沚。負沚卽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沚字從彡得聲。古音在諄部。沚又爲災。沚之沚。漢書孔光傳。六沚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沚謂皇極五行服虔音。屮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氏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氏之字。亦與從彡之字相通。曲

禮。眇於鬼神。鄭注曰。眇或為祗。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祗自疢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即自疢。是其證也。然則負疹之疹。古讀若坻。故與衰為韻。若改衰為襄。則與疹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曠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曠。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為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襄。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作衰。音色眉反。則襄字為後人所改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竝作襄。恐亦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芒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玄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雁行也。顏注。麗竝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服役。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逢蒙列皆。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瞑目裂皆。秦族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竝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良九三。列其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燿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焯。焯。明也。光焯天地。猶言先燿天地也。說文。焯。明也。引鄭語。焯燿天地。今本焯作淳。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章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焯淳純古竝通用。敍傳。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爲美。亦失之。大玄玄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明也。

沈沈 噓庫紉中

沈沈容容。遙噓庫紉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沈沈。念孫案蕭本是也。沈容雙聲字。

謂禽獸衆多之貌也。上文萃僮允溶。文選亦作沈溶。李善曰：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鬻。沈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永。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沈沈草書相似。故沈譌爲沈。史記六國表索隱：沈音屬沈反。今本沈譌爲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爲噓。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紐罔之中也。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紐古紘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爲噓。則噓庫紘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

噓吐舌以曲通其義。殆失之迂矣。余謂噓讀爲窮極倦飢之飢字。本作御。又作飢。方言曰：飢，飢也。傍與說文作御。並其虛切。廣雅曰：疲羸勞御極也。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傲飢受訕。郭璞曰：飢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驚憚響伏。郭璞曰：窮極倦飢疲憊也。然則遙噓庫紘中。謂禽獸皆遙倦飢

於羅網之中也。作噓者。假借字耳。飢噓並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迂。



若黃說以儲胥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 擗邑

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幘之幘。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文選擗作擗。李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也。鄭玄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禮器有擗而播也注字林曰。擗山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擗并也。音芟。念孫案。擗當從韋本作擗。玉篇廣韻皆無擗字。蓋卽擗字之譌。

### 平不隸險

故平不隸險。安不忘危。服虔曰。隸。棄也。師古曰。隸。放也。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心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隸險。安不忘危。隸亦忘也。隸讀曰悵。廣雅曰。悵。忘也。又曰。悵。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隸。緩也。是隸與悵通。

###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竇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

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 五剖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膺。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膺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膺。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驅。玉篇。膺。副。竝音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副。正義曰。圻。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爪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為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晉力反。義訓。剖。劈。後之學者。但以爲副。貳字。讀詩。不圻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膺同音。而俱訓為判。故韋本作膺。若本是剖字。不得與膺通矣。且結逸七為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為一韻。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為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圻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郭注。海內經。引啓筮曰。鮫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姬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纆耳。太玄。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徽為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



也。今本徵譌作制。應劭曰：徵音以繩徵弩之徵。今本譌作束以繩徵弩之徵。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徵索之徵，乃訓爲繩耳。

雀 鳥 乘雁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雁四雁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島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鳥，其地廣闊，故雁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雲借鳥爲島，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雁雙鳧，爲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解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雁爲四雁，非也。雙鳧當爲雙鳥，乘雁雙鳥，謂一雁一鳥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雁雙鳧也。乘之爲數，其訓不一。有訓爲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爲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秦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雉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爲二也。有訓爲一者，方言曰：絀挈儼介特也。楚曰儼，晉曰絀。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畧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雁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弋古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爲一也。乘雁隻鳧，卽方言所謂

飛鳥曰雙雁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爲四而不知其又訓爲一。故以乘雁爲四雁。後人又改雙鳧爲雙鳧。以配四雁。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雙四雁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頤頤

蔡澤頤頤折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頤一作頤。蕭該音義作頤。韋昭曰曲上曰頤。該案字林曰頤狹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頤者正字。作頤者借字。作頤者譌字也。注內頤字同玉篇頤音欽。曲頤也。廣韻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並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頤頤之貌。其字正作頤。故知此頤字爲頤字之譌。玉篇廣韻頤字皆無欽音集韻頤祛音切曲頤也或作頤此卽惑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頤。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頤。皆頤之借字。

淳滄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嶮嶮。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歎烝。師古曰淳盛也。各本淳下衍滄字今刪滄雲氣貌。念孫案淳滄雲與散歎烝對文。則淳當訓爲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淳作也。郭注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褻

褻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褻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



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塹則今之仰泥也。癭。技拭也。故謂塗者

為癭人。癭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辯見下念孫案。癭當作癭。說文。癭。玉篇廣韻同。塹地也。塗與

塗同故服注訓為塗塹以巾搨之。此即師古所謂技拭從巾癭聲。癭籀文婚字今本癭譌作癭讀若水温。癭。癭字注云安羅溫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

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塹。塹。塗也。亦本癭字癭字。曹憲音奴回。鹽鐵

論散不足篇曰。富者聖。癭壁飾。今本癭譌作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

人。漢書音義作癭人。今本癭譌作癭服虔云。此下引服注癭音温。癭。今本脫癭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為音鏡大謬韋昭乃回反。以上

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癭。從巾癭聲。非從癭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癭籀文婚字。故癭從其

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癭字。亦從癭聲而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竝讀癭為温。癭與乃昆之音相近。韋讀

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癭字亦

兼乃昆乃回二音。若癭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癭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癭。少見癭。故漢書

說文廣雅之癭字。遂譌為癭。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

雖譌。而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癭字。何時又譌而為癭。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癭字

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癭。癭。從犬癭聲。女交切。玉篇。癭與獠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

反之癭字。訓為塗塹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温。癭。而訓為塗塹。顏音乃回反。而訓為技拭。明是癭字。非癭

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夔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夔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夔奴回切。古之善塗墍者。下平聲六豪。夔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夔。一曰夔善塗墍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夔。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夔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夔爲夔。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讀如字。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秘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當改爲哲。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第十四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

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冒。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蒯。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圈。卽承上使固入圈擊蒯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圈刺蒯。不當言下固也。圈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卽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竝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加厚字。陳禹謨本。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共爲邑。起家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家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諷作道。據老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深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旣依史記改爲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



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 恣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爲慝。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句。廣雅曰。句。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句字作勾。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徐鍇改自作丐。卽勾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城西傳。我。句。若。馬。師。古。曰。句。乞。與。也。乞。音。氣。文。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爲中大夫。嘗中廢已爲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



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寶嬰爲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外戚傳云。勾沐沐我。已飯我。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 爲彈

相與揆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揆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彈音徒旦反。念孫案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卽彈丸也。旣言揆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揆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

### 阿邑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念孫案。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匜。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阿匜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邑人主。則大爲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

貨殖傳

𦍋

山不𦍋𦍋師古曰𦍋古𦍋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𦍋從在聲古音屬之部𦍋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𦍋為𦍋𦍋蓋差字之譌也差𦍋古同聲故通用隸書差字或作𦍋漢太尉劉寬碑咨𦍋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𦍋為艸頭又因師古言古𦍋字乃依篆文艸頭作𦍋與𦍋字相似因譌而為𦍋矣玉篇廣韻𦍋字竝士之切無𦍋音集韻以𦍋𦍋為一字引漢書山不𦍋𦍋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𦍋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諸書竝沿其誤

于越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竝出善鐵鑄為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於越非是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干為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



楚于越。荀子之言于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雖非確語，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 圍奪成家

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爲禁守，則圍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圍我。可圍，並與禦同。又大雅烝民篇：不長疆禦。漢書王莽傳作疆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圍奪成家者，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爲廢宣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籥師疏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間也史記在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爲出賣非是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裴駟曰廢舉謂停貯此卽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饋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鵲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槩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槩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爲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蒼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云貽蕞千斤甌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爲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槩麴鹽鼓千蒼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甌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甌瓦器受斗六升台當



爲甌。音貽。案徐說是也。爾雅甌甌謂之甌。郭注曰甌甌小甕。長沙謂之甌。徐所引甌瓦器受斗六升。卽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文仲曰飲小器投諸台。台與甌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荅。乃荅字之譌。荅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賈齊侯呂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師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監。謂物之麤惡者也。唐風鶉羽傳曰監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曰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楛之苦。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監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苦或作沽酒之沽。喪禮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曰沽猶監也士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傷稼楊倞曰楛耕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楛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此傳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賤惡。爭取賤取賤惡之物非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

氏獨取貴爲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爲善。所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爲句。是也。唯讀賈爲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買金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爲價矣。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飲蓋飲字之譌。隸書從金從食之字。多相亂。今本銛譌作餽。史記作飲。飲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飲而德之。韋注曰。飲猶喜服也。學記。不與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飲也。正義引爾雅。飲喜興也。今爾雅作飲。熙興也。是飲爲喜也。飲飲聲相近。飲之通作飲。猶飲之通作厭矣。見上注。小雅鼓鍾篇。鼓鍾飲飲。毛傳曰。飲飲。言使人樂進也。是飲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飲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飲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



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寶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 靜悍

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敞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然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

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蒼內兄希叔詩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獨夙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夙者甚多。念孫案。獨夙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



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𡗗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𡗗於塵中者甚衆。卽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𡗗。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𡗗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足正今本之誤。

倭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食二字云。言無米粟。唯食

肉念孫案師古說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爲用食字之誤也。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限。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用猶以也。言射狐兔以食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玄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逝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杜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杜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誅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歎。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歎。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 天下莫不成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成嘉使。本作天下莫不成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成嘉爲句。而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成便。是其證。

### 跛行喙息

跛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跛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念孫案。跛者。行貌。

也。喙者，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蠕蠕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竝與此同。說文曰：蠕，動也。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竝引說文云：跂，行也。凡生類之行，皆曰跂。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蚊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曰：喙，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蛸飛蠕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蟋蟀蛸蠕，蚊行喘息。是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跂動噦息。淮南俶真篇曰：蠓飛蠕動，跂行噦息。噦，噦竝與喙通。喙訓為息，故病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豺豹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跂為足，喙為口，則與蠕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訓從為隨，辯見前將數十騎從下。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卽獨也廣雅介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爲介介本作介分俗作不二形相似故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卽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鳥。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此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逗遛

郝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留。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



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留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愞者要斬。其字竝作留。故知此遛字爲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愞逗留當坐者。遛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留。

爲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擇兄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敞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卽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衆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聞甌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衆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



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濃。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濃。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巴苻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苻關入。念孫案。巴苻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縉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苻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苻關矣。隸書符字作苻。與苻相似。又涉上下文苻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苻關。通鑑漢紀十同。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上文略巴蜀中以西。巴下亦衍蜀字。辯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苻。

保就

稍令捷爲自保就。念孫案。保就猶言保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敵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轉。逸周書諡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



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鑑邊防四通鑑漢紀九並同。

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鑑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

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卽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雖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之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



曰閻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

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間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

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 沮陽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涅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

功臣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史表略同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

陽縣故城西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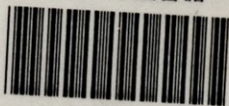
涅陽侯陳禹謨依俗本改涅爲沮







政治大學圖書館



A069609